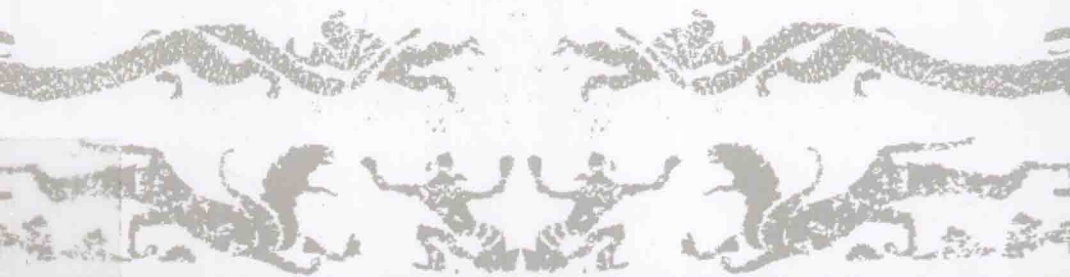


汉代礼仪美术研究

经典画像石刻解读

灵石不语斋藏石记

卜友常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汉代礼仪美术研究

经典画像石刻解读

灵石不语斋藏石记

卜友常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石不语斋藏石记/卜友常著. —杭州:浙江大
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308-12924-4

I. ①灵… II. ①卜… III. ①画像石—研究—中国—
汉代 IV. ①K879.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0142 号

灵石不语斋藏石记

卜友常 著

责任编辑 胡 畔(lpp_lp@163.com)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220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924-4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目 录

前 言	(1)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一 汉代斗牛角抵画像石	(47)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二 汉代一龙穿壁画像石	(62)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三 汉代乐舞百戏画像石	(65)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四 汉代小吏执戟画像石	(70)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五 汉代羽人画像石	(76)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六 汉代小吏执彗画像石	(90)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七 汉代伏羲持乐画像石	(96)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八 汉代女娲持乐画像石	(98)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九 汉代女娲画像石	(100)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十 汉代铺首画像石	(105)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十一 汉代亭长执盾画像石	(122)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十二 汉代小吏执笏画像石	(128)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十三 汉代西王母、炎帝、陈宝画像石	(140)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十四 汉代黄公斗虎画像石	(144)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十五 汉代有翼神兽画像石	(148)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十六 汉代日月同辉画像石	(160)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十七 汉代托盘侍女画像石	(163)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十八 汉代厥张画像石	(166)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十九	汉代白虎门扉画像石·····	(169)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二十	汉代秘戏画像·····	(176)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二十一	汉代女娲造人画像石·····	(192)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二十二	汉代倚虎画像石·····	(195)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二十三	汉代应龙画像石·····	(196)
灵石不语斋珍藏之二十四	汉代伏羲女娲交尾画像·····	(201)
关键词索引·····		(220)
后 记·····		(221)

前言

中国文人藏石、赏石之风，不自今日始，其历史源远流长，蔚为大观，其目的有二：一曰陶冶性情，一曰考究学术。也有因研究石刻形成一种学派，金石学就是一例。这种藏石对中国之学术，尤对考据之学术，其贡献自不待言。因此石中有文化，石中有历史，它会给我们诸多历史的答案。历史学家翦伯赞在《秦汉史》中对汉代画像石的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除了古人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形象”，“假如把这些石刻画像有系统地搜辑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

灵石不语斋所藏之石，正是历史学家翦伯赞所提之汉代画像石。汉代画像石是汉代人以刀代笔，在平面的石材上刻画出来的图像。这些汉代画像石均是汉代墓室或祠堂的建筑构件，所以其图像多承袭东周祠堂、宗庙以及汉代府邸、学堂之壁画题材绘刻而成。汉代画像石，又是汉代人精神世界的集中反映。在考古中，最难以寻求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而汉代画像石在表现人们的畏天、敬祖、求仙的内容时，采取的是写实的手法。汉代的石刻工匠们将自己最熟知的生活场景真实地表现出来，这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生活提供了非常真实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汉代画像石也是我们研究汉代文物典章制度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比如研究汉代的车制、马的使用方法、人们的服饰等。这是其价值所在，也使其成为我们研究汉代历



史的第一手形象资料。

灵石不语斋，位于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城郊乡卜岗村，近二百件汉代画像石就珍藏于此。灵石不语斋藏汉代画像石的历史并不是很长，大规模收藏始于2000年春，我当时谋食于南阳一所学校，常常自娱自乐，闲暇之时郊游于人迹罕至之地，畅想前贤风流倜傥之岁月，心愿立言于后世。寻寻觅觅，疯疯癫癫，穿梭于古冢乱坟之间，拾周之陶片，品汉之残砖，逍遥自在之情趣自不待言。有一日游于南阳宛城区吕庄小学南刘庄村，在一农家中，忽见正堂门口一垫脚石横于门前，上浅刻一虎，做下奔状，气势宏大，栩栩如生，虎之下面有一铺首衔环亦面目狰狞，气韵生动。后与户主协商四十泉交换并亲自用三轮托运至南阳的蜗居之中。经清洗后发现此物乃一石门，石质青白细滑油亮，一指轻叩于上，清脆悦耳之声绕梁不绝。于是乎，定藏石之斋曰“灵石不语斋”。也正是有了这件汉代画像石，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同时也激发我寻石、护石的激情，可以说是一发而不可收。于是自带干粮，访方城博望，游唐河湖阳，每见到一件，无论要价多少，都要用泉换至灵石不语斋。后来在南阳书店购得孙文青《南阳汉画像石汇存》，又沿孙先生当年寻汉代画像石之路访石，其中在方城博望镇、赵河镇，南阳宛城区溧河乡收获颇多。在访石之路上，其中辛酸，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也就是走了这条道路，在当时薪水微薄的岁月中，一个月薪水仅仅五六百泉，吃饭穿衣也成了问题，幸亏当时任教于南阳第一师范学校的刘春芽先生（现任教于鲁迅美术学院）在资金上给予诸多帮助，从而使我的藏石之路继续下去。在此不得不提的是，每次外出访石，仲兄卜友歌先生始终陪伴身边，而且大量的汉代画像石是他帮助运输至灵石不语斋，父亲卜学德、母亲张志芳也给予诸多帮助。先祖父卜益武先生（1914—1998）嗜古如命的家风影响我的兴趣爱好，使我走上这条道路。更让我感动的是，出身书香门第的先祖母胡荣珍先生（1918—2005）时常给予我精神上的鼓励，她往往列举其举人出身的祖父嗜好古物的例子来教育我，鼓励我把藏石的事业继续下去。





灵石不语斋所藏之石,均是汉代南阳郡的遗留之物。也就是在多次的访石过程中,我对汉代南阳郡的汉代画像石不仅有了感性的认识,也有了理性的认识,促使我研读前贤关于汉代画像石的研究成果以及阅读汉代文献,于是一篇又一篇的汉代画像石学术论文应运而生,而且观点不袭前贤。在此围绕南阳汉代画像石谈三个问题,汉代画像石墓的起源问题、粉本与作坊基地问题以及历史继承性问题。

一、汉代画像石墓的兴起与阴阳五行

汉代画像石研究,是近百年的事情,如何进行研究,西方的诸多艺术史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西方近代的艺术史之父——约翰·约阿辛·温克尔曼(Johan Joachin Winckelmann)首先把考古学的方法运用于艺术史研究,尤其是他把此种方法用于研究古希腊雕塑时,揭开了长期埋藏在历史尘埃中的秘密,不仅解决了古希腊艺术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同时也为我们研究艺术史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论。在中国,汉代画像石的研究方兴未艾,众多学者潜心钻研,而且所用方法亦有多样,有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沃尔夫林的风格学以及图像学与文献史料相结合的方法,另外还有温克尔曼的艺术史研究方法等。艺术史研究不断地证明,温克尔曼的艺术史研究方法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适于艺术史研究,而且现在还在引领着艺术史的前进。此次研究主要探讨汉代画像石墓的起源问题,采用温克尔曼的艺术史研究方法,旨在探寻汉代画像石墓背后产生的精神因素。这种问题的追寻是汉代画像石研究的第一层面,是解读汉代画像石内容的起点,只有对此问题的研究,才能使我们有效地领略汉代画像石内容的精神内涵。

(一)研究现状

在中国美术史上,汉代画像石墓一直是中国美术史界关注的重点之一。关于汉代画像石墓的兴起时间,通过现有的考古材料可以



看出,大致出现在西汉中期。而西汉中期正是汉武帝刘彻在位时期,已不是“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将相或乘牛车”^[1]的时代,而是经过汉代建国七八十年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国家出现了“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2]的景象,国家经济繁荣,国泰民安,具有祖先崇拜的中华民族,此时又兴起对自己死去的亲人进行厚葬的风俗。已发掘的精美华贵的黄肠题凑墓,均为汉代的诸侯王之墓葬;随葬品达数千件之多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墓主人是长沙国的丞相,上行下效,“京师贵戚”至地方富豪遂纷纷厚葬。可是在这一厚葬的习俗中,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以前从不见于墓室的画像石,此时大为兴盛。无论是贵族或富豪,纷纷使用,对此问题,学界观点不一。李发林先生说它的产生是厚葬的原因^[3];吴曾德先生也说:“画像石墓是汉代厚葬习俗的直接产物。”^[4]而蒋英炬先生认为是“汉人追求寿如金石”^[5]的一种反映;萧亢达、萧眉燕先生著文认为汉代画像石墓的起源“与秦汉时期我国黄河中下游人多地少,经济发达地区森林资源的衰竭,所导致的木构棺槨制度的衰废有紧密的关系”^[6];信立祥先生对此认为:“汉画像石能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如此漫长的时间流行和发展,仅仅用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达是解释不了的。因为在汉以后的历史中尽管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画像石也没有重新流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汉画流行的背后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背景,这种社会背景就是两汉时期疯狂推行的厚葬风俗。”^[7]王建中对此认为:“中国古代墓葬演变的历史表明,汉代画像石是伴随着封建礼俗和宗法制度之变而变的,它不产生于两汉之前,也不大量延续于两汉之后,是墓葬发展阶段上的必然产物。尤其是西汉中期墓葬演变的历史表明,随着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和强化,商周以来奴隶主贵族形成的一套棺槨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封建地主阶级葬俗需要,新兴地主阶级势必要求改革旧的礼制,以调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丧葬制度方面的矛盾……”^[8]美国著名学者巫鸿先生对此也有过只言片语的论述:“石质建筑则属于死者、神人和仙人,石材一方面与死亡有关,另一方面又与升天有关。”^[9]面



对学界这诸多观点,笔者以为,仅把“汉画像石流行的背后,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背景”简单地归结为“厚葬风俗”是远远不够的,并没有涉及汉画像石产生的直接原因,因为其后的历史发展中,厚葬现象不断,为什么没有产生画像石墓?而提出“封建礼俗和宗法制度说”又不合时事情况,虽然汉代社会状况和商周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此时的丧葬习俗虽然还受汉代封建礼俗的制约,可是和商周相比已经有很大的自由空间,甚至出现丧葬逾制现象,汉代画像石墓并不是棺槨制度的一种演变形式。所以说汉人为避丧葬礼制而兴汉画像石墓之说实在牵强。另外“寿如金石说”和“木材资源衰竭说”更不能解释汉画像石墓兴起的思想根源。而巫鸿先生提出的“升仙说”笔者比较赞同。但是汉代人是怎样把石材与死者、神祇、仙人联系在一起的,目前学界对此问题还没有系统研究。仅仅用巫鸿这一句话是不能把隐藏在汉画像石墓背后这一深刻根源完全揭示出来的,本文对此问题将在巫鸿先生的研究基础上做进一步剖析。

(二)中国古代石文化与思想信仰

笔者从事汉画像石的收藏和考察多年,深深感到在古老而又长期受鬼神思想影响的中国,石材问题有它深厚的文化背景,而到了汉代在阴阳五行学说和方仙道盛行的时期,汉人对石赋予了更多的功能。要谈清楚此问题必需厘清中国古代早期的石文化。

在中国文化史上,石一直与原始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而在中国的史前,已经开始这种文化。新中国成立前曾在辽东半岛发现了所谓“巨石文化”,这种“巨石文化”,就是用几块巨石堆积起来用来祭祀。另外在20世纪中期江苏铜山丘湾发现一处祭祀遗址,据报道,这个遗址有三个时期的堆积,下层为龙山文化,上层为两周文化,中层为殷商文化。人祭遗址属于殷商文化层,整个遗址是以中部偏西的四块巨石为中心围绕着巨石,在遗址中发现了人骨三十具和狗骨十二具。这四块巨石都是未经加工的天然石块,形状不规则,竖立土中,中心一块,南北西各一块,中间的一块最大,略呈方柱形状,考古

学者认为这就是殷商时期的“社”^[10]。

在中国的西南部少数民族侗族中还保留一种祭坛的风俗，即各寨都建有“萨坛”，内无神像，只有一块大石头，十二块小石头，每逢春节祈丰收，集体出去，出兵抗敌，行前要向萨坛祈求，返回还要谢坛神，但这十二块大小不同的石头究竟代表什么，各说不一，根据侗族远祖歌《嘎茫莽道时嘉》，有学者认为，那块最大的石头即代表萨天巴，其余十二块小石块便是他的女性后代，即史诗所诵唱的另外十二位女祖。^[11]

在中国的古文献中，也有大量有关石文化的记载。其中我们的祖先和神仙都与石有关，古书中曾有涂山氏化石生启。

《山海经》卷五《中山经》曰：

“泰室之山（郭璞曰：‘即中岳嵩高山也’）……上多美石。”郭璞曰：“次玉者也，启母化为石而生启，在引山。”这块“美石”就是汉武帝所见的启母石。^[12]

《汉书》卷一《武帝纪》曰：

“（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缙氏。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获驳廙，见夏后启母石。’”^[13]《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曰：“又罢……孝武薄忌太一，……夏后启母石，万里沙，八神延年之属。”^[14]

按涂山氏化石生启的传说最早见于《随巢子》。其言曰：

禹娶涂山，治鸿水，通辕辕山，化为熊。涂山氏见之，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15]

《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曰：



启，夏禹子也，其母涂山氏女也，禹治洪水，通辕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到嵩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16]

古文献中还有禹生于石之说。《太平御览》卷五一引《随巢子》曰：

禹产于石，启生于石。^[17]

《淮南子》卷十九《修务》篇曰：

“禹生于碨石。”高诱注曰：“禹母修己感石而生禹，折胞而出。”^[18]

《遁甲开山图》曰：

古有大禹，女媧十九代孙，寿三百六十岁，入九岳山，仙飞去。后三千六百岁，尧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垫溺，大禹念之乃化生于石纽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爱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乃长能知泉源，代父鲧理洪水，尧帝知其功如大禹知水源，乃赐号禹。^[19]

在古代以“社”为大地的守护神时，而在“社”这个圣地神殿里被当做神的象征的东西是石头，郑注《周礼·小宗伯》曰：“（社）盖以石为之。”^[20]《唐书》曰：“社稷主用石。”^[21]《吕氏春秋》曰：“殷人社用石。”^[22]《说文解字》曰：“佑，宗庙主也，用礼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为主。”^[23]



在《汉书》和《后汉书》中有以石为棺的礼俗。《汉书》五十《张释之传》云：

……(释之)从行至霸陵，上居外临厕……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纆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24]

《后汉书·明帝纪》云：

帝祿作寿陵，石椁广一丈三尺，长二丈五尺。^[25]

《后汉书》七十八《侯览传》云：

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庇百尺。^[26]

汉代人心至高无上的神祇西王母、东王公住的是石室，甚至汉代人奉为阴阳五行的宗师邹衍住的也是石室。《论衡·恢国篇》曰：

后至四年(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金城塞外羌良，愿等献其鱼盐之池，愿内属汉，遂得西王母石室，因为西海郡。^[27]

《神异经》曰：

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人形鸟面而虎尾，载一黑龙，左右顾望。^[28]

汉代史书记载的阴阳五行家邹衍去梁国，有住石室的记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

邹子重于齐，适梁，惠王效迎，执宾王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避





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室，身亲往师之。^[29]

由此可以看出，从辽东半岛发现的所谓“巨石文化”，到江苏铜山丘湾发现巨石围绕的祭祀遗址；从西南少数民族用石组成的“萨坛”，到《山海经》中“启母化为石而启”，这些无论是祭祀遗址，还是神话故事，石无不闪烁着神秘的光芒，这种神秘的光芒在中国一直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总结这个发展脉络，会发现石在不同时期虽然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有不同的内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石与仙、与神总有不同程度的联系，而且有时人们又对石赋予一些人为的期待。这种期待，其实是人们对石的一种信仰，他们把自然界巨大而又坚硬的石材看做是与天神密切相关的物种。在古老的中国，对某一种物质赋予神秘力量的例子并不罕见。

（三）汉代阴阳五行中的石（金）与升仙观念

根据以上资料可以看出，辽东半岛的“巨石文化”、侗族的“萨坛”、石生启禹以及西王母和东王公的石室，它们都始终传递着同一种信息。也正如王孝廉先生所说的：“石头被古代人相信是具有神秘的成分和行动力的神圣东西，所以常常被当作是神在大地上的宫殿，因此石头经常被当做天地神的代理象征而被作为崇拜的对象。”^[30]而在汉代升仙的浪潮中石的魔力与日俱增，除了中国古代有悠久的石文化历史之外，阴阳五行又对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促使了汉代画像石墓波及华夏大地。因为在当时阴阳五行思想对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渗透的同时，也对汉代宗教、文艺、丧葬等几乎所有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所谓阴阳是自然界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具体事物和现象经高度概括而形成的一对基本因子，并把这对因子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彼此消失的互动看成是宇宙自然、生命万物的动力之源。

《吕氏春秋·大乐》曰：“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天地



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而五行是把所有的物质形态都归结为金、木、水、火、土五种最基本的元素，这五种元素按一定规律“相生”和“相胜”，于是产生了宇宙自然、生命万物的发展变化。^[31]

《春秋繁露·五行之义》曰：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终也；土，五行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32]

《春秋繁露·五行对》曰：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33]

阴阳五行的系统论思想，规范着汉代人的生活，如下表所示：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五方	东	南	中	西	北
五帝	太皞	炎帝	黄帝	少昊	颛顼
五佐	勾芒	祝融	后土	蓐收	玄冥
五时	春	夏	𠂔	秋	冬
五神	岁星	荧惑	镇星	太白	辰星
五兽	苍龙	朱雀	黄龙	白虎	玄武
五音	角	徵	宫	商	羽
十日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五色	青	赤	黄	白	黑
五器	规	衡	绳	矩	权

续表

五臭	膻	焦	香	腥	朽
五味	酸	苦	甘	辛	咸
五事	视	言	思	听	貌
五德	明	从	睿	聪	恭
五微	燠	暘	风	寒	雨
五严	泰	衡	嵩	华	烦
五社	户	灶	中雷	门	行
五藏	肝	心	脾	肺	肾
五常	仁	礼	信	义	智
五虫	鳞	羽	羸	毛	介
五数	八	七	五	九	六

[34]

此外,顾颉刚先生对此有过深刻的论述,他指出:“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推究这种思想的原始,由于古人对宇宙间的事物发生了分类的要求。他们看见林林总总的东西,很想把繁复的现象化作简单,而得到它们的主要原理与其主要成分,于是要分类。但他们的分类法与今日不同,今日是用归纳法,把逐件个别的事物即异求同;他们用的是演绎法,先定了一种公式而支配一切个别的事物。其结果,有阴阳之说以统辖天地、昼夜、男女等自然现象,以及尊卑、动静、刚柔等抽象观念;有五行之说,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与其作用统辖时令、方向、神灵、音律、服色、食物、臭味、道德等等,以至于帝王的系统和国家的制度。”^[35]

因此汉人把这种系统思想,视为是宇宙自然最普遍的规律和生命万物最基本的准则,而作为宇宙自然中的人,不管他是庶民还是帝





王，都必须遵循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当时看来，这种顺之和逆之的神秘力量不是别的，而是蕴涵着特定意义的“天”。汉代的人，岂敢违天之道？在顺之者的“天道”中，石在这个所谓“天道”中的坐标是和木相反的，石者，金也。古有金、石不分之说。在《丛书集成·五行大义》中，把金、石归为同类；《汉书·五行志》曰：“金石同类，性从革。”也正因为如此，在汉代求仙运动的热潮中，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方士们，查古典，推五行，把具有悠久历史的石文化又搬了出来，重新摆正了它的位置。他们根据木在五行中象征着春，主生长，在东方，所以中国古代宫殿多用木材建造，住在这样的环境中有利于生活，有利于健康，而石（金）正好与此相反，石（金）在五行中象征秋，主杀，在西方，所以汉代人认为它是与人类生存相反的一种物质元素，是具有“阴性”的。为此，汉代人往往把它和神仙、灵魂联系在一起，于是用它来作棺槨、享堂和画像石墓。这样的环境有利于灵魂的存在，有利于与神往来，有利于升仙。

那么，既然汉代人已经知道了石有这么一种神性，他们会把他们的升仙之梦安排得更加周密，前文已经提到，他们心中的拥有不死之药的西王母住的是石室，东王公住的也是石室，就连阴阳五行的宗师——邹衍到燕国传道授业时，不住燕国宫殿，特让燕王“筑碣石室”。所以，汉代人也在他们死亡之后筑造石室，而这种石室，主要是地下石室，就是用石材制作的画像石建筑成的墓室。因此，本人认为汉代画像石墓是由于汉人对阴阳五行中石（金）材的特殊认识而兴起的。

二、南阳汉代画像石粉本与作坊基地问题

南阳是中国汉代画像石墓的发源地，前面我们考察了汉代画像石墓的起源是汉代盛行的阴阳五行思想。在考察过程中，我对于南阳不同区域汉代画像石的不同风格也进行过高度关注，其实风格和制作用的石料密切相关。比如南阳市郊的汉代画像石，均是青白石制作，唐河县一带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均以汉白石和黄砂岩为主，方城